

溪梅水
半世乡愁

□叶明增文 崔雨摄

我素爱写诗，行旅所至，总要涂鸦几笔。可这次去童夏家村，竟一口气写了三首——这是头一遭。

以前总以为，热爱一个地方无须理由。直到车子拐过塘溪镇最后一道山梁，看见梅溪载着烟水气，从雁村、童村、沙村之间浮了出来，我才恍然悟到：这份热爱的背后，其实藏着一汪无处安放的乡愁。像在异乡撞见了故人、对上了暗号一般。我老家的祖居前，就有这样一条山溪，在岁月里静静淌着。

于是，一到董山居，车还未停稳，我便背着包径自奔向镇安桥。这座刚满百岁的石拱桥，像一位沉默的长者。夏日的阳光艰难地穿透枫樟密匝的枝叶，筛下斑驳光点，落在石板路上，落在潺潺清波上，碎成一片粼粼的波光。远远望去，梅溪被多级水坝和石碇截成一叠叠小瀑，白浪拍击青石，那声响，比任何交响乐都更为安神——那是水与石的低语，是时光本身的韵律。

但我知道，此番雁村之行，不单是为听溪水声，更是为寻那群鱼。果然，在石桥的阴影下，岩缝间、水草旁，溪鱼就那样“浮”着——不是游，是浮。像一尾尾黑色的精灵，愣头愣脑地悬在水中，不躲，亦不争，仿佛时间在此处也学会了静止。这景象，与我童年记忆里祖居前的溪流别无二致。看着这些鱼，我感觉自己的童年也“浮”起来了。依稀记得，祖居旁也有一片毛竹林，紧依着小溪。小时候的我就在竹林里写作业，在溪水中摸鱼嬉戏……听编草帽的妇人讲那些陈旧的故事，不知不觉就在椅子上睡着了——睡意里，也有溪水在轻轻摇晃。

溯流而上，约莫一公里脚程，便是董山菩提岭古道的起点。我只抬头一望，目光便再也移不开。听村里老人说，这条古道历史悠久，曾是鄞州通往奉化的商道，途中有清泉、茶园、凉亭，山顶还坐落着一座白云禅寺，像一枚印章，盖在群山之巅。它与我老家门口那条通往白山街的山路——曹岙岭，实在太相像了。老家的古道连接着白山街与潘郎街，中途有一片岩石区，被人形象地唤作“流水岩”——常年流水不断，岩下蓄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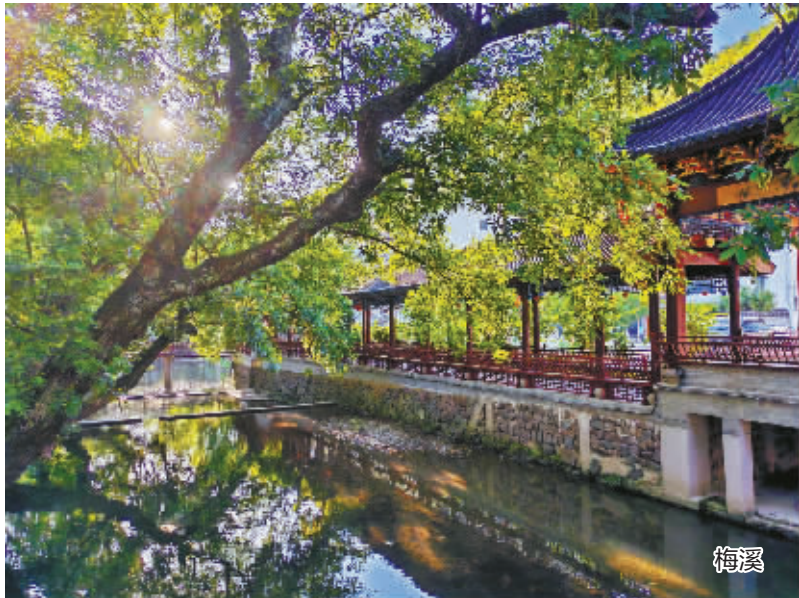
一潭碧泉；山顶也有一座名为“双并岩”的寺庙和一个歇脚凉亭。沿着那条古道翻过去，便是我外婆家。每逢初五初十，白山街乡的人们便穿越古道来潘郎赶集。那时家里穷，没啥吃的，然而外婆每次来，总会给我捎点吃的。我常坐在门口，盼着外婆的身影——那身影，是童年里最温暖的路标。

顺着梅溪往董山深处走，便到了风董谷。谷下有一“龙潭”与三口泉井，深谷之上，是小荷岚风景区与白岩山风车公路。站在山脊高处俯瞰，梅溪已化作一条银线，在山谷间若隐若现。凉风扑面，阳光洒在毛竹林上，青翠欲滴，像被溪水洗过一般。这感觉太熟悉了——就像伫立在家乡的五峰山巅，俯瞰门口那条蜿蜒的溪流。山顶的庙宇，赋予我俯视的角度；脚下的溪水，给予我温润的底色。回头望，菩提岭那一线细路早已隐没于竹海，倒是梅溪的银光，在渐浓的暮色里愈发清晰，像一条不肯断绝的念想。

暮色四合，我与作协的老师们回到董山居歇脚。院外竹影婆娑，溪声潺潺。我们坐在溪边石块上，将双脚浸入梅溪，任凭溪水的凉意顺着脉搏一寸寸往上爬。然而，脑海里挥之不去的，还是石桥下那群“浮”着的鱼，慢慢进入了一种“坐忘”的境界。

相对于我的故乡，我觉得雁村与梅溪是幸运的，她至今仍保存得如此完好，美得如此动人心弦。不像我家乡的那条小溪，早些年被改成了水泥槽坑，没了石块，没了水草，自然也没了那些可爱的小鱼。溪边的毛竹林也早被砍伐殆尽，就连终年流水的“流水岩”，也沦为了采石场……前几年，外婆与奶奶相继离世；今年，老父亲也与世长辞；一条高速公路，硬生生从小村的两座大山间穿“膛”而过。小时候关于家乡的一切，像被风吹散的竹影，再也无法拼凑完整。

离开雁村那天，我恋恋不舍地回望白岩山。依稀看见山顶的大风车在慢条斯理地转动着，似乎并不担忧时光的飞逝。或许它知道，我还会回来看它的。因为，在这雁村，在这条梅溪，在那条菩提古道上，装着我那再也寻觅不回童年。



梅溪

断桥寻梦

□徐淇昉 文/摄



西湖断桥

眼下荷花已到盛花期的尾声，但西湖的风里还全是荷花的香气。碧绿的荷叶像撑开的大伞浮漾于湖面，艳红的荷花在水波里亮得晃眼。宋代诗人杨万里写过“接天莲叶无穷碧，映日荷花别样红”，说的正是西湖盛夏最动人的模样。

我小时候常听祖母（丁梅兰）说起，从前我们家有一幢宅院就在西湖附近，院子宽敞气派，离“断桥”也不过几里路。荷花开的时节，一家人有时坐着船去湖里赏荷；大雪初晴的日子，便靠着栏杆看湖上落雪……如今世事变迁，那幢宅院早就不属于我们了，只剩那些回忆还清晰得像在昨天。

西湖的美，不止在荷花这里，也藏在一座座桥上。这么多的桥，断桥的名气最大。第一次听见它名字的人，多半会觉得疑惑：这桥明明好好的，哪里断了？为什么要叫“断桥”呢？其实，这中间藏着古人的巧思与意蕴。

唐代诗人张祜写过“断桥荒藓合，空院落花深”，借这古诗句想象旧时桥景：那时候的桥身上爬满了斑驳的青苔，石头的颜色浸着岁月的沧桑，人走在上面，恍惚间像踏进了隔世的旧时光。等到冬天落完雪，太阳一照，桥南边的积雪早早化了，桥北边却还盖着一层厚厚的白雪，远远望过去，整座桥像被白练从中间隔开，“断桥残雪”的景致就这么来了。后来康熙皇帝亲手题了字，刻成石碑立在桥边，这处景便成了西湖十景里最出名的那一个。

有关断桥，最动人的，还要数白娘子的传说。一日，正是清明时节，许仙在西湖游春，忽然下起了大雨。这时走来一位穿白衣的姑娘，身边跟着个穿青衣的侍女，请求能搭他的船一起回城。许仙见她模样楚楚

动人，便爽快答应了。小船在湖上漂着，两人刚见面却像认识了很久，动了情愫，最后许仙把伞借给她，定了下次相见的约定。这白衣姑娘便是千年修行的白蛇变化。人和妖本就殊途，这段情缘注定要历经波折。可这份动了心的真情，哪怕后来法海百般阻拦，两人的情意也从未断过，最后还是在断桥上重逢了。这座桥，是他们缘分开始的地方，也是分分合合的见证。

你看，桥从来没断，名字却叫“断桥”；雪也无所谓残缺，景致却叫“残雪”。天地间的造化本来就没有固定的模样，人世间的情缘也从来没什么既定的道理。所谓断桥，哪里是桥断了，其实是人心的那点执念，也曾在红尘里走散过。来来往往的男男女女踏过这座桥，来寻千年前的旧梦，多少悲欢离合，最后都化成了湖面上的淡淡烟波。

许仙与白娘子是雨天相逢的，因此，每到下雨天，来断桥的游客反而更多。有人撑着伞慢慢走，有人站在桥上看湖面的水波荡漾。雨点打在碧绿的荷叶上，水珠溅在艳红的荷花上，反倒多出了一份格外清新的趣味。

可叹的是，如今不少人流连于此，多是偏爱风花雪月的氛围感，未必能读懂这份藏在断桥里的深情。我常看见断桥边有人手牵着手一起看风景，有人靠在一起低声说着情话，也有孤身一人的，微微皱着眉，眼里藏着点说不清的怅然，或许心里也有情事未结吧。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，莫让美好的相会恍若一场易醒的梦，空负断桥边的残雪；莫让那一池荷花兀自盛放，终只剩几枝残梗、一湖朦胧烟水，徒留予后来人怅望。